

那场华美的圆梦——谈上戏话剧《钦差大臣》

周立言
作者赐稿

-

去看《钦差大臣》之前，心里已经是充满了期待，甚至是怀着某种朝圣的心情。上戏表演系59级素有“传奇”之称，被誉为斯坦尼表演体系在中国的嫡传弟子。而焦晃，张先衡，顾永菲，卢若萍，王家驹……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更是让大家未观赏之前就在酝酿着某种欣赏的激情。果戈里的经典戏剧，戏剧界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这些顶级的元素相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这部戏会有多么好看？大脑已经无法去想象，只有眼睛最真，只有舞台上的表演能够将这些疑问一一化解。

看完戏，真的忍不住不讨论，那么多的亮点和惊喜啊。真的是很妙。未看之前只是期待，但隐隐也害怕这次看戏也像一些演出一样出现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雷声大雨点小的所谓“情理之中”。毕竟，50年的跨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毕竟，这是一场经典的喜剧；毕竟，台上的演员已不是“恰同学少年”。一群年逾古稀之年的老人，如何演绎百年前俄罗斯的“官场现形记”，如何“返老还童”，去塑造这些人物，这些是我们无法去想象却只能去欣赏的。然而看完戏，忍不住称赞。这些大师们用实际表演证明了有些青春的梦想是和年龄无关的，甚至，正是因为年龄的积淀使得这些演绎更多了一种厚重感。

《钦差大臣》是一部经典喜剧，经典既说出了它的地位，但是也提醒了大家，因为是经典，前人也有表现，这次的话剧《钦差大臣》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如何创新却又恪守经典，如何演出不

般的味道，如何跳脱一些束缚却保留原著的精华，如何传播戏剧的精神却又吸引年轻的观众，我想这些都是导演陈明正和这帮大师演员们一直在努力找寻和刻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部喜剧的语言传承延续了果戈里原著诙谐的真谛，但也加入了一些更为时尚的东西，也许导演陈明正和主创人员一直在试着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经典和当代年轻人之间的关系，经典，不是应该以一种曲高和寡的姿态而存在，而是应该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美妙融入现代的生活，去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而做到这些，需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们的良苦用心，《钦差大臣》在这一点上真的做得很好。我们可以看到了台词语言经典和时尚的交融，如主角赫列斯塔科夫，这位经济拮据已经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的十二等文官在蓦然发现自己被当做钦差大臣时，惊喜万分，对着市长张口就来：“要是没有你，我就困在路上了。”这个困字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词汇，一张愁眉苦脸的形状，年轻人说出这个词并不奇怪，而编剧和导演，这群年龄上并不年轻，但却保持着足够活力和敏锐的时代观察力的大师，把这些词用在这里，既恰如其分又没有与时代脱节，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和谐”。同样的表现还有很多很多，让人目不暇接。

果戈理自己曾经说过：“我深为遗憾的是，谁也没有在我的剧作中发现一位正派人物，其实是有一种正派的，高尚的表情贯穿全剧的，这就是笑。它是高贵的，因为尽管社会上层瞧不起他，他还是决定要在台上出现。”而这种高贵的“笑”也是贯穿《钦差大臣》的，在这些笑点中我们除了能获得一种视觉听觉神经上的放松，也会在笑的背后发现一种更深沉的东西在里面，甚至能够深入到戏剧深处、喜剧深处，去探寻一种真正沉重的东西，我们在笑过

之后也会去思考，会去回味，会顺着这些看到属于喜剧的真正思想。

《钦差大臣》的演员们都不再年轻，但这些并不妨碍着什么，因为隔了50年的时光，因为多了这50年的阅历，因为积淀了50年的经验，这些老戏骨们反而更加懂得把自己和人物磨合在一起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诠释更深层次的内涵，赋予喜剧深处真正沉重的东西，恰恰是他们所擅长的。50年的积淀和阅历，这些是年轻演员所不可能学到的，这些积淀和阅历融合了演员们自身对剧中人物的理解，使得表演充满了一种厚重的张力。这是一种绝妙的体验，“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多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这些他们自己心理清楚得很。我们都会记得，卢若萍老师客串的坡士列普基娜，那个惊鸿一瞥呀，真的是让人不记住也难。短短的几句台词“市长说‘你要丈夫有什么用？他对于你已经没有用了’有没有用，我自己清楚。”短短的几分钟，从出场的蹦跶到最后的被赶下场，却使得整个角色的灵动跃然于舞台上，掀起了全场的一个小高潮，那种对语言音调和表情的控制，那种表演时的气场，非常压场，有着控制舞台的力量，时间足够短，但给人的印象足够深刻，我们无法不去感叹，这就是老戏骨啊，这就是大师的功力啊，一种举重若轻的功力。直到结束看戏结束，我们还在讨论卢若萍的表演，实在是震撼。而张先衡扮演的市长，一眼看去，就是一个市长的派头，完全就是人物和演员融为一体了，最后那句：“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吧！”这句却是有深层的警世意味的。其实这句话很难说，既不能矫情，又不能完全的是教育，更要让人听后开始先笑却又能戛然而止笑，这种度很难把握。也因着这句话使得这部经

典喜剧的效果更加接近于悲剧的色彩，老戏骨们就在这儿显示出了自己的功力。

朱栋霖老师说，这部戏不存在主角配角，因为同台飙戏的都是大师。大师的功力就是把每一个角色的灵魂给表演出来，把每一个角色演绎得丝丝入扣，让每个角色都有着让人回味的地方。大师们同台飙戏，戏份的多少完全不是衡量一个演员是否有发挥余地的标准，真正的大师，能在任何一个细节上展现自己的功力，这种厚积薄发的表演，能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高手过招。这就是话剧的魅力，就是戏剧的力量，就是经典的妙处，就是老戏骨们的独门秘笈。

演员们的敬业是我们能够在表演中感觉得到的。话剧不是电视剧，虽然是现场的演出，但是我们并不能看清楚演员的脸部，能看到的是动作，能听到是那些能够表现人物的语言。在网络上看到焦晃老师的一段话，我觉得很能说明他们的一些某种喜剧中高贵的味道。“现在影视作品充斥市场，观众的审美是由电视机的机器按钮决定的。看电视，你的眼睛鼻子都要贴到屏幕上去，演员的一张脸当然重要，但角色和诠释角色的演员，就像这烟盒与打火机，太近了，根本没有动弹的空间，只是在表现演员自己而已。话剧舞台，第一排观众离演员都起码五米距离，一张脸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他的肢体、演技可以被看重，就像把烟盒与打火机拉开一点距离，才能这么‘折腾’、研究、翻来倒去，用各种方法去靠近角色的空间，最终打火机可以走到烟盒里，演员支撑了角色却不影响角色本身，观众可以忘记演员但不会忘记角色。”这是50年炉火纯青的功力所锻造的气场和胸襟，可以为了角色而忘记自我，对自己的装扮和外形并不在乎，在乎的是对角色的塑造。在现场，我们对

此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学生囊中羞涩，我们在最后一排，根本看不清演员脸上的表情，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动作，并且能够听到那些抑扬顿挫，完全融入角色的语言，这一切真的让人印象极其深刻，就像当我们看到焦晃老师在舞台上奔跳时，我们是无法想象到他是以为70岁的老人，而能够感觉到他就是那个迷人的骗子，就像黄霑的那首歌词：仿佛入了迷，又带一点惘，眉飞色舞千千样，原是可人，原是个翩翩少年郎。而顾永菲和杨昆母女的表演绝对是整部剧中的亮色，她们的服装本来我是不太喜欢的，觉得她们的服装太俗艳，不够美，带着暴发户的审美情趣，后来觉得，这是符合角色身份的，因为小城市的市长夫人和女儿，当然不会有着多高贵的审美眼光，服装大红大绿，够俗，却也够艳丽，把她们的身份和内心用服饰的语言表现出来了。市长夫人摇头晃脑间的自我陶醉，拿着镜子想着如何去献殷勤，言语间的自信和挑逗颇让人发笑，如此风流自恋，真是让人忍俊不禁；而市长女儿蹦跳之间将没见过世面的怀春少女纯真而矫情的心理展现地恰如其分，那种语言和动作传达出来的魅力能让我们自觉忽略她们的年龄，而直接看她们的演出。我们看不清她们的脸，但能够感觉到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说到演员的敬业，我必须还要提到的是王家驹和向能春两位老师扮演的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扮演的两个矮子（后来上网查阅，发现王家驹老师是王小帅的父亲，又感叹了一下虎父无犬子），这两个角色是里面类似于小丑似的人物，从语言到行动。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弓着身子在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虽然很简单，但对于这些古稀老人，非常不容易，因为保持着这种动作应该是很累的，但两位老人做到了，并且是一直在做，到最后送钱的时候，他们侧着身子从门外进来，真的感觉到很吃力，但是从那些细小的

动作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敬业，看到那种对戏剧的执着，也让我们从细节看到了《钦差大臣》成功的原因。

第四幕是最考验演技的一幕，也是最见塑造功力的重头戏，因为是群戏，所以，有着比较，要对每个人物都有着不一样的塑造。这些轮番登场的贪官污吏们虽然目的各有不同，但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送钱。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各怀各的鬼胎，却态度各不相同，有的明目张胆，有的欲盖弥彰，有的羞羞答答，有的扭扭捏捏，有的抬头谄笑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无声的内心情感戏，需要演员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于同中见不同，于是我们能看到演员们在努力地融进戏剧，展现不同本事同台斗戏。虽然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却并不让人觉得冗长，不让人觉得雷同。看这一段戏，就像读《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说出“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那一幕后，大观园中红楼女儿们的笑，千姿百态，各有特性，看着赏心悦目，心生佩服，感叹作者确是有种淡笔写浓意的功力。而看这一场戏，也有这种感觉，也许这就是积淀吧。

赫列斯塔夫这个角色，据说果戈理曾说，演这个角色一定要单纯。看到这句话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单纯？什么是单纯？后来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演员要单纯，需要完全融入进人物，失去自我，但这是饰演每个角色演员都必须具备的素养。而另一个就是针对这个角色而言的。赫列斯塔夫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这个角色本身并没有太多心机，而他之所以能骗到一片官场老手，只是在于它自身的一种所谓“彼得堡派头”。而这种“彼得堡派头”是小城市市长所不熟悉的，并且赫列斯塔夫身上沾染的那种好面子且自以为是等等的恶习恰恰是俄罗斯上流社会的通病，这一切的原因，种种的巧合，才让赫列斯塔夫这个原本单纯的纨绔子弟

能够“盲拳打死师傅”，让一帮老手官场现形了。从穷途末路，担惊受怕，死撑着面子，到受宠若惊，再到得意忘形，赫列斯塔夫一直是被推着向前的，可能刚开始他还是有所顾虑的，只是现实中的谄媚以及让他目不暇接的恭维，“无情地”粉碎了他的顾虑，让他心安理得的过了一把钦差瘾。而对于焦晃老师来说，要将“单纯”这两个书面词语用语言和行为在舞台上展现，这无疑是对功力的挑战，从穷途末路，无路可逃到受宠若惊，得意忘形，直至最后将大小官员玩弄于股掌之间，其间对于心理的把握而，中间的起承转合，对于演员来说，是很费心的。其实再想想，这岂不是一个戏中戏？焦晃老师在饰演赫列斯塔夫，而赫列斯塔夫因着种种原因，“不幸”饰演着钦差大臣这个角色，并且入戏很深，最终骗得众官员人仰马翻，真得很好玩。而我们可以看到，焦晃老师在对细节的处理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有很多的小动作，比如说吃牛肉的时候头不停的摇晃，将公子哥死要面子却不愿承认的态度表现出来；再比如说，他出场的时候在仆人面前装腔作势，拿着手杖，提着声调说话，而背地里，将帽子，手杖，手套，一一扔下，将赫列斯塔夫的懊恼和沮丧，以及下一步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我看电视剧的时候，听到的焦晃的声音是男中音，很有一种挥斥方遒的味道，而面对这样一个角色，比他实际年龄小好几轮的角色，他故意把念台词的声调提高了八度，更加体现了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式骗子的浮夸轻佻左右逢源。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和市长女儿和夫人调情被发现后逃跑的时候，他的几次逃跑都颇能引起全场的笑声和赞叹，实在是太灵敏狡黠和轻浮了！这种完美的演出与年龄无关，但我们能够感受到演员背后所付出的辛劳。这些技巧和历练，

是在 50 年的生命中磨练出来的，融进骨血，成为了艺术生命的本能。

《钦差大臣》这部话剧，是 59 级上戏班的一个圆梦之作，“喜剧就是激情加速度”，这句话被他们在舞台上用行动和语言很好地诠释了。这场圆梦之作，他们用 50 年积淀出来的功力将经典绽放于舞台之上，也完成了横跨 50 年的夙愿，这场华美的圆梦之作，美到极致，艳到极致，而台下的我们，且看且珍惜。

注：作者系苏州大学戏剧戏曲专业研究生，导师为朱栋霖教授。

厦门大学图书馆